

莊子譯注

(上册)



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

庄子译注

(上)

《庄子译注》小组

聊城师范学院

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

一九八二年二月

几点说明

一、本书的编写目的，主要在于为学习和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同志以及《庄子》的爱好者提供参考资料和学习线索。译文力求准确、晓畅，避免牵强附会；注释力求简明扼要，不事旁征博引。

二、《庄子》文字，素称玄奥，不易索解，历代注家多有歧异。译注努力做到择善而从，实事求是，忠于原著。

三、《庄子》原文以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（《诸子集成》本）为底本，参考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（中华书局1961年校点本）并酌取古今学者的校勘成果。凡属校正均在注释中注明。

四、注释中引证古今学者的意见，有的称引原文，为了节省文字并为了使注释文字通俗易懂，有的则概述大意，有的只取结论另加（ ）注明采×××说。读者欲知其详，自可一一覆按原书。

五、本书主要参考书如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《庄子音义》 | 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 |
| 《南华真经注疏》 | 成玄英 |
| 《庄子口义》 | 林希逸 |
| 《南华真经义海纂微》 | 褚伯秀 |
| 《庄子内篇注》 | 释·德清 |
| 《庄子解》 | 王夫之 |
| 《庄子通》 | 王夫之 |
| 《庄子章义》 | 姚鼐 |
| 《庄子独见》 | 胡文英 |

《南华经解》	宣 颖
《南华真经正义》	陈寿昌
《庄子注》	王闿运
《庄子故》	马其昶
《庄子集释》	郭庆藩
《庄子集解》	王先谦
《诸子平议》	俞 樾
《礼运》	孙诒让
《读诸子札记》	陶鸿庆
《庄子补注》	奚 侗
《庄子解故》	章太炎
《庄子天下篇释义》	梁启超
《庄子义证》	马叙伦
《庄子浅说》	林 纾
《庄子诠诂》	胡远浚
《庄子补正》	刘文典
《积微居读书记》	杨树达
《诸子新笺》	高 亨
《庄子章句》	闻一多
《庄子新证》	于省吾
《庄子义诂》	范耕研

六、译注者限于水平，囿于见闻，所撰提要、译文、注释，疏漏错误在所难免。敬希海内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！

附记：本书页码已超出预计的700页，印刷费用也已超出预计金额，又因《后序》篇幅较长，故此次印刷，只得将《后序》删去，请读者鉴谅！

本书承左垂钊同志设计封面，谨此致谢！

目 录

逍遥游.....	1
齐物论.....	22
养生主.....	58
人间世.....	69
德充符.....	100
大宗师.....	119
应帝王.....	150
骈 拇.....	163
马 蹄.....	173
胠 篋.....	183
在 宥.....	197
天 地.....	220
天 道.....	254
天 运.....	275
刻 意.....	299
缮 性.....	306
秋 水.....	313

逍 遥 游

【摘要】

逍遥，也作“消摇”，优游自得的意思，指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自在的活动。庄子把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，当作最高的境界来追求。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怎样才算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，以及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自由。

全文可分作三大段。

第一大段：从开始到“圣人无名”。先由“有待”写起，点出要达到“无待”的境界，就必须“无己”。

这一大段又可分为五层。

一层，“北冥有鱼”至“而后乃今将图南”。着力描写鲲鹏，鲲鹏虽然能够高飞九万里，能够从北冥飞到南冥，但必须借助于“扶摇”、“羊角”、“海运”。这说明鲲鹏是有所待而不逍遥不自由的。

二层，“蜩与鸪笑之曰”至“之二虫又何知”。着重写蜩与鸪对鲲鹏的讥笑，意在表明这种以小自矜，也是不逍遥不自由的。

三层，“小知不及大知”至“不亦悲乎”。从辨明“小年”、“大年”入手，指出世人“以小羨大”的可悲，因为这种“以小羨大”则是更加不逍遥，不自由的。

四层，“汤之问棘也是已”至“此小大之辨也”。重复写鲲鹏以及斥鴳对鲲鹏的讥笑，写出鲲鹏之大，斥鴳之小，各有其自由的一面，也各有其不自由的一面。如斥鴳之以小自矜，就必然陷入不自由而不能自拔。

五层，“故夫知效一官”至“圣人无名”，写四种人；

俗人（“知效一官”一类人）、宋荣子、列子、至人（圣人、神人包抱在内）。前三类人，虽然臧否有别，然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俗人的“自视”固不必论，即如宋荣子，也“犹有未树”，即如列子也“犹有所待”，都没有达到“无待”的境界。只有“至人”才能达到这种境界，因为“至人”做到了“无己”。能“无己”才能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，才能物我两忘，混同于自然，从而达到“无待”的境界，亦即逍遥和自由的境界。

所谓“无己”就是忘掉一切，这是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观；对于这种人生观是应当加以批判和扬弃的。

第二大段，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至“窅然丧其天下焉”。紧承上文，进一步申述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、“无己”。分为三层。

一层，“尧让天下于许由”至“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”。点明圣人无名，许由不接受尧让的天下，以为火把的光辉不及日月，日月出来了，火把还不熄灭，便是无光之实，而为光之名；人工灌溉赶不上及时之雨，及时雨降临了，还要进行人工灌溉，便是无泽之实而为泽之名。名，已经是累赘，无实之名更是累赘；抛弃了名，累赘自然消除。以此说明圣人主张无名。

二层，“庸吾问于连叔曰”至“孰肯以物为事”。点明神人无功。强调淡然无为，一切任其自然。虽有功而不见其功，就是庄子所说的“无功”；“无功”则祸消而臻于逍遥的境界。

三层，“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”至“窅然丧其天下焉”。点明“至人无己”。在庄子看来，宋人的错误就在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因而以己度人，把帽子送到断发文身的

越国而毫无所用。尧懂得了“无己”的道理，因而忘掉了自己所治理的天下。

“无功”、“无名”、“无己”，重点在“无己”。庄子把“无己”看成是达到“无待”亦即逍遥的唯一手段和途径。

第三大段，“惠子谓庄子曰”至“吾有大树，无所可用”。论述“有用”、“无用”的道理。分两层。

一层，“惠子问庄子曰”至“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”。说明只要不滞于物，则大小皆可用。

二层，“惠子谓庄子曰，吾有大树”至“安所困苦哉”。说明无用正是大用。

庄子并不主张出世，不滞于物，以无用为有用，正是庄子的处世哲学。所以，第三大段仍是围绕全文中心，进一步阐述逍遥的旨趣的。

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最能代表《庄子》的艺术风格。通篇运用一系列的寓言和比喻，寓说理于寓言和比喻之中。而这些寓言和比喻又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和形象的描绘，全文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。近人胡文英说“首段如烟雨迷离，龙变虎跃；后段如风清月朗，梧竹潇疏。善读者要须拨开枝叶，方见本根。”要读懂本文，就必须切实地做到一番拨开枝叶的工作。

北冥有鱼①，其名为鲲②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③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；怒而飞④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⑤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齐谐》者⑦，志怪者也⑧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⑨，去以六

月息者也⑩。野马也⑪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⑫，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⑬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⑭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复杯水于坳堂之上⑮，则芥为之舟⑯，置杯焉则胶⑰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⑱。而后乃今培风⑲，背负青天，而莫之夭阏者⑳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【译文】

北海有一条鱼，它的名子叫做鲲，鲲的体积非常大，人们不知道它的体积大到几千里；鲲变成鸟，这鸟的名字叫做鹏。鹏的脊背，人们不知道长到几千里，当这只鸟奋起飞翔的时候，它的翅膀象遮天盖地的云彩。这只鸟，在海水翻腾激荡的时候，向南海飞去。南海是不假人工天然形成的大池。《齐谐》，是一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，《齐谐》的记载说：“鹏飞向南海的时候，两翼拍击水面，激起浪花，高达三千里，拍击着暴风飞向九万里的高空。它还是凭借六月间的大风离开北海飞向南海的。”春天，原野上蒸腾如野马奔驰的雾气，以及小的尘埃，都是由于生物的气息的吹拂而浮动起来的。天空呈现着深青的颜色，难道深青就是天空真正的颜色吗？天空的辽远难道就没有边际吗？在九万里高空的大鹏，向下看，也不过是这个样子罢了！进一步说，如果水积的不深不厚，那么，它就没有力量负起大船。倒一杯水在地上的低洼之处，一根小草便可以在这样的水坑中当船，如果放上杯子，这杯子就会粘住不动，这是因为水很浅而船却很大的缘故！风所积蓄的力量如果不雄厚，那么它就没有力量负荷庞大的翅膀。所以，鹏高飞九万里，就是因为大风在它的下

面！有了大风之后，才能象现在这样，使大鹏凭着风力背负着青天而无法遏止地飞翔着；有了大风之后，才能象现在这样使大鹏计划着飞向南海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冥：冥，一作“溟”。溟，海，北冥即北海，稽康说：“取其溟溟无涯也。”又东方朔《十洲记》：“水黑色谓之冥”（以上见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引）水极深方呈黑色，本文称北海为北冥，意在形容海既大且深。说明象鲲这样的大鱼，只有在这样的大海之中方可生存。

②鲲：《尔雅·释鱼》：“鲲，鱼子”。郝懿行义疏：“凡鱼之子，总名鲲。”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鱼禁鲲鲕”韦昭注：“鲲，鱼子也。”鲲本指鱼卵，此处借作大鱼名。庄子认为大小都是相对的，没有绝对的差别，因而主张抹杀大和小的界限，此处以鱼子作大鱼，所包含的正是这种思想。

③鹏：据《说文》鹏，古凤字，此处用作大鸟名。

④怒：振奋，奋发。

⑤垂：旧注或解作垂挂；或解通“陲”，边，垂天，指天边。这一句话意在形容鹏翼之大。马叙伦及高亨先生解作“遮”（《见庄子义证》及《诸子新笺》）较旧注于义为长，当从。

⑥海运：指海啸、海动所引起的海波动荡，此时必伴有大风，大鹏借着这种大风飞向南海。

⑦齐谐：当是书名，一说人名。

⑧志：记载。

⑨搏（Tuán团）：拍击。扶摇，暴风名，由地面急剧盘旋

旋而上的暴风。

⑩六月息：息，风。六月间，海上常有大风。一说，息，休息，指大鹏要休息六个月，方可至南海，此说嫌牵强，不可从。

⑪野马：春天阳气发动，远望原野或沼泽之中游气浮动，状如奔马，故名。

⑫生物：概指动物。息：气息，指动物呼吸所产生的气息。尘埃：尘，指尘土；埃，尘土中之犹细小者。大鹏，万物中的极大者；尘埃，万物中之极小者。极大者与极小者，均须有所凭借而后方能运动，从而说明万物无一例外均应有所待。

⑬其：通“岂”，表反诘。邪，通“耶”，语气词。

⑭极：尽。

⑮复：倒。坳（āo 凹）：凹坑。坳堂也作堂坳，地上低洼之处。

⑯芥：小草。

⑰置：放。胶：粘住。

⑱斯：就。

⑲培：通凭，凭借。

⑳天阂：阻拦，阻止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①：“我决起而飞②，枪榆枋③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④；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⑤？”适莽苍者⑥，三飡而反⑦，腹犹果然⑧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⑨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，之二虫又何知⑩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⑪，蟪蛄不知春秋⑫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⑬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

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⑭，众人匹之⑮，不亦悲乎！

【译文】

蝉和小鸟讥笑大鹏说：“我迅速地从地上飞起，冲过榆树和檀树，有时飞不到，那就落在地上罢了，为什么偏偏要飞向九万里的高空向南海飞去呢？”飞向郊外，一天便可以飞回来，肚子里还饱饱的；飞向一百里远的地方，要用一夜的时间准备粮食；飞向一千里远的地方那就要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食，蝉和小鸟这两个小东西知道什么呢？才智小的赶不上才智大的；寿命短的赶不上寿命长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生命只有一个早晨的菌类，不可能知道一个月开头一天和最后一天。生命只有一个夏季的小虫，不会知道春天和秋天。这些生物的寿命是短促的。楚国的南面，有一种树叫冥灵；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天，又把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天。远古的时候，有一种树叫做大椿，把八千岁当作一个春天，又把八千岁当作一个秋天。这些树木的寿命是长的。然而现在，只活了八百岁的彭祖，却唯独以长寿著称，而一般谋求长寿的人，往往拿彭祖来比较，这不是令人悲哀的吗？

【注释】

①蜩(tiáo条)：蝉。学一作鸞(xué学)。学鸞：小鸟，灰雀属各种类；古时为这类小鸟的通称。

②决(xué血)：迅急飞起的样子。

③枪：突过，一说集，意指群鸟落在树上。榆、枋：两种树名，枋，檀树。

④控：投，落下。

⑤此句为嵌语式，将“奚为”拆开，在其中嵌上“以之九万里而南”，表示反问。“奚为”何为，为什么。

⑥适：往，到。莽苍：野外迷茫不清的样子。

⑦飧：即“餐”。反：通“返”。

⑧犹：还。果然：饱的样子。

⑨宿：本义为住宿，过夜，这里指一夜。舂(chōng充)：把谷物放在臼内，用杵捣去皮壳。

⑩之：指代，这。二虫：即上文蜩与学鸠。

⑪朝菌：生命极为短促的菌类，旧说为大芝，江东一带称为土菌，早晨出生，日出即死。

⑫蟪蛄：虫名，生于夏初，死于夏末，一说寒蝉，春生夏死，夏生秋死。

⑬冥灵：树名，一说大龟名，与下文大椿并为神话传说。

⑭彭祖：传说中的人物，姓钱名铿，尧时人，历夏、殷至周，活八百岁，封于彭，又以其年寿特长，故世称彭祖。特，独。闻，名声，此处当引申为著称。

⑮匹：比。

汤之问棘也是已①：“穷发之北②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③，未有知其修者④，其名为鲲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搏扶摇、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⑤。而彼且奚适也？’”

此小大之辩也⑥。

【译文】

商汤询问棘的一段话是这样的：“不毛之地的北面，有极深的大海，叫做天池。里面有鱼，它的宽度有数千里，没有人能够知道它的长度。它的名字叫做鲲。有一种鸟，它的名字叫做鹏，脊背象泰山那样大，翅膀象遮天盖地的云彩，凭借着极大的旋风飞向九万里的高空，穿过云层，背负着青天，然后计划着向南飞去，将要飞向南海。小鸟讥笑大鹏说：‘它将要飞向什么地方呢？我跳起来飞向空中，不超过几丈高便飞落下来，在蓬蒿之间盘旋飞舞。这样的飞翔也是最快活的，而它将要飞向什么地方呢？’这就是小和大的区别。

【注释】

①棘：汤时贤大夫。《列子·汤问》作“夏革”革与棘，读音同，均读(jī即)。已：通“矣”，语气词。

②穷发：不生草木的地方。成玄英疏：“地以草为毛发，北方寒洳(hù,冻结)之地，草木不生，故名穷发，所谓不毛之地。”

③广：宽。

④修：长。

⑤至：极，最。指至乐。一说为最高限度，似觉于义未安，不从。

⑥辩：通“辨”，分别。

故夫知效一官①，行比一乡②，德合一君

③，而徵一国者④，其自视也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
犹然笑之⑤。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⑥，举世非之而
不加沮⑦。定乎内外之分⑧，辨乎荣辱之境⑨，斯
已矣⑩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⑪。虽然，犹有
未树也⑫。夫列子御风而行⑬，泠然善也⑭，旬有
五日而后反⑮。彼于致福者⑯，未数数然也。此
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⑰，
而御六气之辩⑱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⑲？
故曰：至人无己⑳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才能能够胜任一官之职的，作为能够符合一乡人的心愿的，品德能够使国君感到满意的，能力能够取信于一国之人的，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就象这样啊。而宋荣子却讥笑这种人。宋荣子，整个社会都在赞美他，他也不此因而更加努力；整个社会都在批评他，他也不因此而更加沮丧。他确定地认清了自身和外界的区别，分清了光荣和耻辱的界线。不过如此而已！宋荣子他对于社会，不去努力追求什么，虽然这样，他也还有尚未到达的境界。列子能够驾着风行走，样子十分轻妙，走了十五天便回来，他对于幸福，从来不去努力追求。这样他虽然免除走路的劳苦，但他还要有所凭借啊。至于顺应着万物的本性，因循着六气的变化，无始无终地遨游在无边无际的空间，他还依赖什么呢；因此说，修养最高的人，能够忘掉自己；修养达到人所不测的人，不去建立功业；修养臻于圣明的人，不去树立名望。

【注释】

①知：通“智”，才能。效：功效，指做官时能够取得功效，故可以引申为胜任。

②行：行为，作为，当指政治上的举措。一说品行，亦通。比：合。

③德：道德，品德。合：符合。

④而：能够，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而以少正多。”高诱注：“而，能也”。

⑤宋荣子：当是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所说的宋钘，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，与伊文同属一派。当代学者称为宋尹学派，这一派的学术思想，渊源于道家，而又杂揉墨家思想。据学者研究，《管子》中的《心术》上下、《白心》《内业》是这一派的遗著。宋尹学派是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派别之一。庄子以其思想渊源于道家，而又杂揉墨家未能彻底忘情于社会，故有褒有贬。犹然：笑貌，一说讥笑，均通。译文取后一说。

⑥举：全；举世，指整个社会。劝：勉，努力。

⑦非：责难，批评。沮（Jǔ举）：沮丧。

⑧内外之分，《天下》篇介绍宋钘思想时说：“不累于俗，不饰于物，不苟于人，不忤于众。”又说：“见侮不辱，救民之斗。”这些话可作为“内外之分”一语的注脚。

“俗”、“物”、“人”、“众”、和“自身”相对，前者是外，后者是内，在宋荣子看来，对于外物不以为累赘而有所忧患，不去矫饰而有所作为，不与之苟且而同流合污，不与之岐异而形成矛盾，而保持其独立的精神。“誉”和“非”

都是外在的，独立自主的精神则是内在的。“誉”对内在的精神无所补益，故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”；“非”对内在的精神也无损伤，故“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”这就叫做“定乎内外之分”，这显然是道家思想。

⑨辨：辨别。境：界，界限。这一句和上一句是相承的。在宋荣子看来，外界的称誉并不就是光荣，只有自己做得对才算光荣；外界的侮辱，并不就是耻辱，只有自己做得不对才是耻辱。所以庄子说他分清了荣和辱的界限。

⑩斯：这。已：止。

⑪数数：犹汲汲，着急的样子。

⑫犹：还。树：建树，这一句是说宋荣子尚有未曾达到的境界，这种境界就是下文所说的“无己”、“无名”、“无功”。

⑬列子：即列禦寇，郑人。御：驾驭。

⑭泠（líng零）然：轻妙的样子。

⑮旬：十天。有：又。反：通“返”。

⑯致福：求福。

⑰乘：因。天地：指万物。正：本性，自然之性。

⑱御：本义为驾驭，这里仍应引申为因顺。六气：指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辨：通“变”，指变化。

⑲恶（wū乌）：何，什么。待：凭借，依靠。

⑳无己：忘掉自己，消除物我界限，下文无功、无名、其基本精神与此相同。

尧让天下于许由①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②；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③；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，请致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